

编者寄语

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带来视觉之外的文化张力,青年人的创造能力、文化自信尤其值得鼓励;几代人的坚守,令人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如老友重逢,如故地重游,旧书重读,别有一种味道;因为一棵树的陪伴,琐碎的日子有了生机……

很多时候,看似无关的一些事物,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个朴素而根本的道理——万物合一。

你会发现,一些经典不厌其烦,实则说的都是这个核心。

当今,如何理解万物合一?如果说所有的生命都在一张万物互联的“网”上,这张网有形、无形的事物编织出的网上有很多交集的点——每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颗宝珠。

整个宇宙也是一张巨大的网,所有的生命,你我以及每一个有情生命,我们都是万物一体的,紧密相连的。你的改变可能会带来一切的改变,就好比蝴蝶效应。

大到广袤无垠的天地宇宙,小到你身体里一个很小的细胞,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诞生自空无,就像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的那样。

对个体而言,这个空无,可以理解“未被定义”“不受限制”。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所有的不确定性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找到那种确定性的人,也可以说他摸索到了某种规律,可以变得丰盛、成功、富足。

在哲学、艺术、美学、文学等诸多范畴,在已知或未知的领域,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我们一直在寻觅,在上下求索。这张无量之网上,你也是具备影响力的那一环。

你的震动频率会影响整张网的震动,你的质地与光泽会影响整张网的品质,你的善意善举会温暖并波及千千万万颗与你相邻或不相邻的那一颗。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需要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像这张浩瀚无边的无量网上的宝珠,无论光亮大小,都要散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都要起到自己的作用——因为,万物合一。

青春的力量

□ 马燕

由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夏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综合性美术展览——第三届宁夏青年美术作品展,注重大力培养和扶持青年艺术家,鼓励具有时代高度的精品力作,不断为艺术青年搭建坚实的学术平台,力求集中展现独属于青年人的创造能力、时代精神及文化自信。

自征稿发布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区青年艺术家的参评作品1000余件,经过两轮严格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入展作品115件,同时评选出17件一二三等奖。展览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门类,从青年美术家丰富、多样、活跃的创作思维和进取精神中,看到宁夏美术的希望和未来。

入选作品中,获得一等奖的作品《隔·山》是一幅194x152cm的大型中国画,画面内容以山石、布鲁克防护网组合构成。作者周怀洋说:“《隔·山》是跟随研究生导师考察写生过程中产生的灵感,广袤与肃穆是我对西北地区的最初印象,通过移步换景深入体会这一地区独特的历史与人文,打破对西北地区固有印象的同时,也在构建一个自己艺术视角下的新轮廓。”作品质朴自然,亲切有质感是突出特点。

获得一等奖的油画作品《我家住在黄河边》,作者马飞龙作为本土画家,努力将宁夏本土人文风情和精神风貌展现给世界。他的系列作品《我家住在黄河边》,描绘的是最平凡最动人的生活场景——黄河岸边人家的捕鱼劳作,经过艺术加工,那些性格憨直,生活简朴,仁爱善良,忍耐克制,生活里的土地和人民,被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画面上,积年累月风吹日晒下人物皮肤的质感,质朴而深邃的眼神都是真实写照,人与鱼,也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油画家王莺的《大河·间鱼》画面轻盈而平衡,他表达了自己的创作心声:“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精神理想,而我认为‘天人合一’就是学会和自然对话;这个场景当然是虚构的,但它也能够表现一种和自然沟通的渴望;我认为‘表面化’是现代绘画和古代绘画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我希望将绘画过程中的每一层都呈现在画布之上,这是绘画之所以为绘画的重要证据之一。”

一直从事综合材料创作的画家马丽茵,参展作品《春山入黛》,以贺兰山为主题,画面运用厚重材料表现山体粗犷层叠,并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她说:“贺兰山是我这几年来创作的

主要题材与灵感来源,已经形成了以贺兰山为主题的系列性创作,所以这次的作品仍然以描绘贺兰山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为创作内容,并且还会一直持续下去。”面对作品“厚重感”的特点,她也直言,厚重感是她作品中一贯的特色,这不仅由于作品画面本身所采用的厚重材料所致,同时也是她个人比较偏好的风格,她喜欢“有力量”的作品。“这种力量来自内心的情感与强烈的自我表达的需求,在最近的作品中我也在探索厚重与轻薄之间的有趣对比,希望从中找到更多创作的可能性。”她说。

青年画家边静参展的油画作品《格物2》,以写生为主要创作手段,以大地的色作为主色调,渲染安静的质朴之美,可能只有包罗万象的大地色才能承载自然的丰厚。人物模型以棉麻材质服装装饰,再以麻绳贯穿画面,寓意画面元素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格物系列”是作者较为喜爱的一系列作品,是对形式感的一种探索,色调与画面构图不张扬、不高调,系列之中的每一幅作品既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又在形式上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她表示,在宽敞的空间内,自己可以对室内的物品随心所欲地摆放和布局,自己像一个导

演,操控着自己的舞台,不断地彩排和纠正,直到使之构成自己满意的模样,才得以呈现在画布之上。画面中的事物都是现实中一些不起眼的真实存在,把它们用极端的方式重新审视时。这些呈现客观而真实。它们的组合与联系又是主观非现实的再创造。题材的真实与画面呈现的荒诞,即矛盾又和谐。她的创作从来不太在意大众眼中所谓的“美”,所思所想,或紧张、或束缚、或趣味无穷,所有的创作无不展现着一种对自我、对生活的态度,趣而素朴、拙而规整。

宁夏青年美术作品展期待自身成为这样一个载体;用绘画记录时代,表达个人思想。本届展览是对宁夏美术界青春力量的一次检阅,很多作者都是应届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除了这些年轻艺术学子之外,从整体上观之,入选作者明显趋于年轻化。笔者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展览中具有创造性、未来性、思考性的毕业作品以及作者,寻觅展览中具有启发性的作品以及艺术家,开展更多具有话题性、内涵性、价值性的观察和讨论,让美术作品带来更多视觉之外的文化张力。

作者简介:马燕,宁夏美术家协会会员,宁夏美协第七届美术理论艺委会秘书长。

开卷

如老友重逢,如故地重游,旧书重读,别有一种味道。

近日搬家,电话中与搬家公司谈价格时,搬家公司询问了家电、家具等数量后,很快报出了让我们有点吃惊的低价。但当他们上门,看到一袋袋的书箱后,哭笑不得:虽然家电、家具很少,但这书也太多了吧?搬起来费劲得很。老婆跟搬运工说,每次搬家前,她都会趁清理掉一批旧物,唯独我的这些旧书,一本也不敢丢。因为她知道,我这个书呆子把书看得比啥都重要!

旧书搬进新家后,老婆吩咐我3天内一定将它们归位摆放好,免得影响新家的“形象”。让老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把旧书归位摆放的过程,变成了旧书重读的过程:从袋子里每拿出一本书,都要翻翻,有时索性就坐地而坐捧读起来……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完成旧书归位摆放的任务。

我的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旧。我从来不像一些人,会将成套的名著买回来,摆在书架上充“脸面”,他们的书甚至连包装都不拆,一尘不染。我的书一定是翻“烂”了的,破旧得很。而且我喜欢在书上“乱涂乱画”:随手写下三言两语的读后感;遇上精彩的段落、句子,划上重点符号;甚至将买书、读书时的心情也在书的空白处留下来……旧书重读,恰如初恋重逢,许多陈年往事都会从留在旧书里的各种印记里浮现出来。

如今,无纸化的电子阅读模式盛行。地铁上、公园里到处都是捧着手机看电子书的人。只是,那些读书时的心情、感想,和读纸质书时一样吗?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想与你到白头;我还是一样喜欢你,只属于你的温柔……”窗外又响起歌曲《听闻远方有你》。我忽然想到,我和我的旧书之间的情感,不也正是这首歌所表达的?

旧书重读

□ 明伟方



绽放

墨云摄

且听风吟

银川夏日风光

□ 黄建光

古渡燕穿沙点雨,
西农鱼戏绿菱风。
东桥水润垂杨柳,
北岭花香醉野情。
靛女一弯帘上月,
俊男万丈腹中虹。
宜居人间清凉殿,
自在怡游喜庆宫。

想读诗的时候

□ 刘新宁

想读诗的时候
天色已经很晚了
看着书架上昏黄的书籍
我抽出一本唐诗
又换了一本宋词

我从婉约翻到豪放
又从诗人的得意读到失意

从晏殊柳永的柔情缱绻
到陆游岳飞的金戈铁马
家国情怀与儿女柔情
一次又一次的豪迈与怅惘

我还想去读拜伦 雪莱
可一转身
看到的却是你的诗篇

雪漫过我的生活
你漫过了我的世界
就在今天
在我想读诗的时候

灵犀

楼下的垂丝海棠开花了,风一拂,洋洋洒洒,一朵朵随风飘飞,草坪上,蔷薇丛里,马路牙子上,一直到门前,仿佛要把她所有的温柔都洒尽洒满,洒给每一个路过的人。

我认识海棠花较晚,没有搬家前,我在一个旧小区住,小区有些年头,但却因此有很多郁郁葱葱的树:一簇枸杞,四棵樱桃,十几株杏树,更有两大片连翘花。

楼下有树,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特别是每到下雨天,雨叮叮当地打在铁瓦上,在屋子里,煮一壶热气腾腾的茶,推开窗,看到杏花被雨淋得湿漉漉,散发着幽幽的香;连翘花如同氤氲了一团薄雾,梦一般,在雨中静默,三三两两的行人,从树林的花枝下,撑伞穿行,手中拎着水果,更有小孩子背着小书包,从有着蓝瓦黄木栅的房子里踩着水泡出来。那一切,时间都静下了,仿佛世间所有美好都在此了。

有一本名叫《春时樱,秋时叶》的书,是写季节之美的。无端的,觉得那一刻的日出日落,与书中的春樱秋叶极为相符,诗意的生活就在其中了。

可是,因为供孩子读书,我搬离了老房子,

岁月

守候

□ 林 鹿

后,我和弟弟才惊奇地问爷爷,为什么要坐在山头上,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放学了……

爷爷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习惯性地脱下他那露着脚趾头的老布鞋,在旁边的树上磕了磕尘土,给我垫到屁股下面,然后望着远处的山和庄稼田,熟练地边卷老旱烟边慢吞吞地说:“有传染病了,说是叫什么‘非典’。村上让我守在这儿,不让外村的人进咱们村子,也不能让咱们村里的大人娃娃出村子……”

“爷爷,这病很吓人吗?”

“嗯,说是严重的话能要人命。”

“你们两个快回去,不要到庄里乱跑,不要找碎娃娃耍……”

我似懂非懂地和弟弟背着书包往家里走,不经意间,爷爷头顶稀疏的白发在风中摇摆,露出光亮的额头。

回到家,奶奶正蹲在厨房门口给爷爷熬罐罐茶,过年时喝过饮料的易拉罐已经被火炉里的烟熏得漆黑无比。奶奶边掏出裤兜里洗得发白的手绢擦着额头的汗珠,边一罐接一罐地往爷爷的老茶壶里倒茶,并不念叨着,满是忧虑。

老茶壶装满后,因为担心弟弟太过调皮会把

照红妆”的海棠。虽然可能不是同一品种,但一时间,她已不再是只存在于诗词歌赋里的海棠了,而是每天与我朝夕相处的海棠。我立刻跑下楼,站在海棠树下,一直站到淡红的花团渐渐消逝到黄昏里去,只留下一片空白。

从此,我时常与海棠相伴。坐在海棠花下,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静静地坐在花影里,直坐到天光渐渐暗下去,一颗一颗星子,从暗夜的苍穹里闪烁出来,海棠叶子窸窣窣地响,仿佛要下雨了,才进楼里去。

搬离老房子后,是我心情最低落的时候,生活的很多烦恼向我袭来,令人喘不过气来,是海棠树给了我生活里的光亮,让我能在树下,歇一歇,空一空脑子,整理好心情。

宋代惠洪所著的《冷斋夜话》说:“恨海棠无香”。其实,海棠并非无香,只是不那么浓郁罢了。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么浓郁的香味呢?有时候,默默无声的陪伴,是多么可贵。

清。只记得爷爷每隔几天,都会抽空去山下的村子一趟,找一个叫“仲家”的赤脚医生,除一种叫“板蓝根”的冲剂给我和弟弟喝。那是一个印着草药图案的底底硬塑料袋,里面装着很多和像鱼食一样的颗粒,干舔着吃很甜,冲水喝也甜。但是爷爷奶奶从来都不喝,我问为什么,爷爷总是倔强地说:“我把老骨头,不怕死,不用喝!”见我神情紧张,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是给小孩子喝的,大人不用喝……可是,我明明见邻居家的大人也在喝。

大概爷爷至今也不知道,没有父母在身边的那段岁月里,我是多么害怕听到有关他和奶奶“会死”的言语。就如同那时候的我和弟弟,永远不知道爷爷的病有多么严重,兜里到底有没有钱。

爷爷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土添了一年又一年,没人再提“非典”这个词。只是在某一个早晨,家人突然告诉正在坐月子,的小区有人值守了,是为了抗击新冠疫情。隔天,远在甘肃老家的爸爸给我打来视频电话,他正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暖帽,搓手跺脚地站在村口新修的公路路口,说村上派他在村口“值守”。挂了电话,我心里顿生担忧。

好在如今疫情退去,结束产假的我正常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那一天,走在熟悉的上班路上,我感觉到阳光从未有过的美好与珍贵,自由与热烈。

至于“非典”什么时候结束的,我已记不太



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blps@126.com